

油画风景——

挥写诗意之美

李昌菊

坚持“两创” 铸就辉煌

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。画布上，同样色彩斑斓。近年来，油画风景作品展陆续举办，涌现一批新作。美术工作者将对风景的精神体验、油画民族化的文化理想融入创作，以洒脱灵动的笔意抒写清静明快的时代新景，用个性化手法描绘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，使油画风景呈现独具东方美学韵味的诗性气质。

融汇本土传统

自油画传入中国，一代代美术工作者自觉探索油画民族化的发展路径，他们在写生的同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深化对油画本体语言的研究，赋予作品独特的民族精神、时代风貌和审美品格。这在油画风景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。

将山水精神融入风景表现，是美术工作者着力探索的艺术方向。中国山水文化源远流长，在油画传入中国前，山水画早已在中华文化中确立特殊地位，反映着华夏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，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。20世纪初，颜文樑、韩乐然、吕斯百等老一辈油画家便将道法自然的理念融入风景画创作，表现沉雄、壮丽、明朗、幽静的天地大美。之后，董希文、艾中信、吴冠中、苏天赐等人更以鲜明的油画语言，将写意传统引入风景画表现，塑造了别具山水精神的艺术面貌。董希文创造了与主题意境相适应的中国画风格，艾中信致力于写实中的写意，吴冠中通过色与形的交融营造单纯洗练的水墨意境，苏天赐追求诗意弥漫的中国韵味……这些都反映了老一辈油画家积极融汇中西的步伐。

当下何以彰显山水精神开油画风景新貌？一些美术工作者继承写意传统，由形入象，在似与不似之间捕捉艺术感受。“中国精神——2022风景油画邀请展”便呈现了美术工作者对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运用和转化。写意传统在油画中的显现，或为色彩，或为意态，或为气韵。范迪安《梦幻泸沽》中湿润而富于厚薄变化的迅疾笔触，闫平《跳动的绿色》中恣意铺陈的色块、率性伸展的线条，都反映了写意精神对油画创作的影响。对“意象”的追求，使油画创作体现出中华美学的诗性意味。在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理念指引下，创作者笔下的客观物象演化为自然景观与心灵映像的统一。

在将山水精神融入油画风景的同时，美术界进一步加强相关学术研究。“山河交响——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展”便反映了这一趋势。为凸显研究性，展览以170余件作品串联起油画媒材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融合历程，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油画风景的本土化演变。其中，既有20世纪初赴海外留学的第一代画家的经典之作，也有当代油画领域中坚力量与后起之秀的诸多新作。这些作品或展现壮丽的山河之美，或蕴藏深厚的人文之思，折射出创作者面对风景时的不同表达方式。例如，陈和西《南国小镇》所绘虽是日常街景，却通过运用底色控制画面色调、以符号概括客观对象等方式，使作品意境悠然。从油画风景作品展示、研究，到对“意象油画”“写意油画”“油画山水”等概念的探讨，体现了油画界从现象到理论的自觉求索。

如今，不少美术工作者还在持续研究传统文化，寻找艺术传统与情感表达的契合点，以风格各异的艺术手法为油画风景注入新活力。

图绘美丽中国

举目大江南北，可谓无处不入画。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迥然不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或天真平淡、空明幽渺，或雄浑峻烈、壮阔浩荡，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。古代中国画家常用画笔表达对自然山水的热爱，当代美术工作者亦延续了这份文化情感，于油画风景的描绘中抒发融通天地、与万物会心的情怀。

早春湖畔、夏季山泉、初秋田野、冬日草原……用油画语言图绘美丽中国，为美术工作者所热衷。

这在“可见之诗——第四届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”“远望者——许江作品展”等展览上得到生动体现。这些展览强调参展作品应对“诗意”有不同理解与营造，凸显“创作”意味。因此，许多展览作品并非简单呈现山青水绿的生态美景，更承载着美术工作者对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的独特感悟。像在许江油画《江水泱泱》中，山水均呈现浓郁的绿色，迸发着生命激情，也传递着画家内心铿锵的力量。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历经岁月洗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，展现壮美而沧桑的历史风貌。比如，翁凯旋《空山系列之十一》中，白雪皑皑、雾气氤氲，画家以潇洒的笔触勾勒出“深山藏古寺”的空灵意境，实现胸中之景与自然之景的交织相融。

都市街头、阡陌田园、特色小镇、繁忙港口……面对祖国大好风光，美术工作者敏锐捕捉朝气蓬勃的时代气象并将其绘于笔端。王辉《瑰丽洱海》以宏阔视角展现了云南洱海保护治理成效，清透的蓝绿色调一派勃勃生机。郭争光《诗意家园》则用明快的色块、简洁的笔触勾勒鼓浪屿上的现代生活，营造恬淡闲适的意境。越来越多展览在策划之初便强调对新时代风景的抒写，像“新时代山水——中国风景油画作品展”“礼赞——油画风景作品邀请展”等，均鼓励创作者以“为祖国河山立传”的情怀描绘时代精神气象。

近些年，油画风景创作还呈现出鲜明地域特色。美术工作者探索运用恰当的油画语言，彰显不同地区的地理面貌、自然气候、人文精神等。其中一类作品是执着抒写家乡情怀的创作。像沈行工坚持用意象来纯化对于诗意江南的色彩表达，传递出江南细腻温婉的气质。张冬峰在吸收写意笔法基础上，为南方温润繁茂的丛林、光影婆娑的水面注入轻盈诗意，形成富有广西地域特色、清秀空蒙的风景画意趣。陆庆龙以书写性的流畅笔触呈现故乡乡野的静谧之美，深情描绘他出生的那方厚实大地——广袤的苏北大平原。另一类作品系各地美术工作者聚焦特定地区如陕北高原、沂蒙山区等创作而成。这类作品往往与有组织的写生活动密切相关，凸显不同画家对同一风景的不同感受。地域特色的强化，意味着油画风景创作进一步迈向精耕细作，不同地域的作品各美其美，共同构成恢弘的美丽中国画卷。

丰富艺术表达

纵观油画史上的名家，无不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丰富油画表现力。正是在对油画语言的持续探索与创新中，中国油画不断形成新的艺术面貌与美学特质。

如何在研习西方油画语言的基础上融入本土传统，形成个人风格？新的感受、思考、画意，不断驱动和召唤创作者通过实践创新艺术面貌。在“神与物游——当代中国油画风景名家邀请展”等展览上，作品艺术语言兼涉具象、表现、抽象等方面的探索，体现了美术工作者内在持续的创新意识。

丰富多样的笔意，是具象类作品的突出亮点。杨参军的《山花》色彩冷暖相间、意态飘忽，却极为真切，错落交织的视觉结构体现出画家对观看方式的探索、对视觉真实的审视和对日常情境的眷恋。朱春林《晒秋》以平摆的笔触将秋日明净阳光铺了一地，简略的田园、远山与劳作的人们，共同构成温暖从容的乡村生活画卷。都是奔放的横涂竖抹，在徐里画中，成就《伊春》大写意的茂林；在孙建平笔下，则化为《嘉兴梅花洲》的梅花、树木、草地和水面。多变的笔意，既“演绎”大气浑厚的交响曲，也“谱写”缤纷明媚的抒情诗，催生一批佳作。

表现性作品的情感抒发方式各不相同。赵开坤《长白山谷听绿》以恣意洒脱的线条，展现林中清泉奔流、树木茂盛之景。李学峰《潇湘行·岳麓书院》将书院建筑形态转化为画面结构，在具象与抽象间传递厚重历史感。抽象性作品之间的艺术语言差异更大。钟曦《形影》仅以色块肌理抒发人们观赏风景时的体验，倾向于想象性。美术工作者以个性鲜明的语言表现自己视线或心目中的风景，构成了气象万千的油画语言版图。

转化传统资源、研究油画本体、创新艺术语言……在油画风景中，创作者的本真性情、深刻思考悄然流露。在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辉映中，当代油画家正以蓬勃饱满的创造力挥写诗意之美，彰显山水精神与中华审美。

(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)



▲油画《苏北水乡》，作者陆庆龙。



▲油画《山村雪景》，作者沈行工。



▲油画《松影婆娑》，作者张冬峰。

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▼油画《江水泱泱》(局部)，作者许江。



▲中国画《秋窗读易图》，作者宋代刘松年(传)。辽宁省博物馆藏



共品书香画境

高敬

每一个时代的艺术，都有新的开拓。古往今来，诸多艺术经典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璀璨辉煌，蕴藏着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观、自然观和价值。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造，着力以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。

从今天起，“美术”副刊开设“古悦新喜”栏目，深入传统艺术宝库，悦读历史的况味、文化的神韵；纵览新品佳作，领略新时代的卓然风采、新征程的恢弘气象，在与日俱新的万千艺境中，与读者共享贯通古今的精神愉悦，激荡文化自信自强的澎湃力量。

——编者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我国历来崇尚读书，牛角挂书、凿壁偷光、悬梁刺股等历代先贤刻苦攻读的励志故事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书海中求索攀登，书卷气、即人文气，也成为品评中国书画的重要标准。自古以来，许多书画家不仅爱读书，也热衷表现书斋的氛围、读书的乐趣。在第二十九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，品味古代中国画中的阅读风尚，追寻古人读书境界，感悟先贤人生理想，有助于激发全民阅读热情，形成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浓厚氛围。

“阅读”作为一种绘画意象，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在画像石、画像砖上。随着科举制度勃兴，古代社会读书氛围日益浓厚，读书主题绘画创作进一步拓展，历代画家通过多维视角表达读书人心怀天下、修齐治平的远大志向，倾诉感悟生命、隐逸超然的天地情怀。正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的“盛世修典·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主题展——“久久为功”品读书画中的中华文脉”展览，便呈现了贯穿古今的阅读方式和古人读书时的鲜活百态。作为展现中华文脉的专题特展，展览通过丹青画卷陶冶观众情操，推广全民阅读理念，为书香中国建设注入精神力量。

读书之道，在于立志修身。通过对阅读环境的细致刻画，烘托读书理想，是古代中国画的重要表现方式。历代读书人或高居庙堂、经纬天下，或隐于山林、体悟自然，或探幽入微、明心见性，无论身处何地，建构一个理想书斋都成为安顿心灵的首选。这块放飞心灵的自由天地，逐渐凝结为重要文化符号，图绘书斋的作品在画史上比比皆是。比如，元代画家王蒙中年时期尤其爱作“隐居读书”类绘画，其《春山读书图》便表现了春日士人在山中静坐读书的情景。画面上山峰高耸，山下松树繁茂，数楹茅屋隐于其中，一人在屋中读书，一人在水榭中望景憩息，乐读之情满溢画面。明代沈周《山居读书图》、项圣谟《秋林读书图》等，也都以山水寄怀，在描绘文人雅士勤学苦读的同时，也营造了沟通现实与理想的艺术秘境，传递书香情怀。不论是山林间阅读，还是渔舟、江亭中捧卷，对不同读书环境的营构，体现了古人对阅读的重视和身心的寄托。

读书崇尚学思并重、知行合一。传世画作中，像清代胡锡珪的《二乔观兵书图》等，通过对读书者的情态、阅读书目或类别等细节描绘，展现了这一理念。除此之外，表现最多的是“读易图”，如宋代刘松年(传)《秋窗读易图》、明代陈铎《水阁读易图》、清代吴历《溪阁读易图》等。为何“读易图”大量出现在画作命名中？《易》不仅蕴含着浩瀚的知识和智慧，也是中国绘画美学的源头。南朝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提出的“六法”，首位就是“气韵生动”。气韵并举、笔墨并重的中国法则，大部分来自易象原理的启示，将自然中的山石、树木、行云、流水等形象表现得神气十足。书香与画境相生，既表达哲思，又丰富画面审美。

以文会友的雅集，既是古人重要的文化生活，也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题材。唐代阎立本《十八学士图》、五代周文矩《文苑图》、北宋赵佶《文会图》等，都生动展现了历代文人雅集活动。在《文苑图》中，唐代诗人王昌龄在江宁琉璃堂与诗友雅集的场景，成为观众了解古人生活的窗口。画面中，左侧较矮的石台上并坐两文士，共展卷阅读；其他文士或静听他人言谈，或持书若有所思，他们思想的碰撞引人遐想。这些文人雅集图，深入表现了中华文化崇文重教的传统。

除了读书图之外，校书图、勘书图是研究记录古代文献整理活动的一大重要类型，也体现着古人的治学态度。五代南唐王齐翰《勘书图》等是代表作。王齐翰《勘书图》生动描绘了当时文士勘书的情态。时值盛夏，文士勘书疲倦，略作小憩。只见其凭几斜坐，以手执耳，神态诙谐。面前的几案上，有数管毛笔与若干书册以及摊开的纸卷，纸上字迹成列。几案右侧，一童子正在奉茶。文士侧后方又有一桌案，其上箱匣、书卷、砚台等物并陈。透过画面，观者能够想象古人于一室内“端坐穷古今，披襟见圣贤”的心境，亦能神游古今，体悟“细恐误流传”的严谨和“得兴忘昏旭”的满足。

艺术滋养人生，阅读改变世界，求索推动发展。品味传统读书题材画作，既可回望书香传世的悠久文脉，感悟历代先贤的心灵世界，更能弘扬中华美育精神，让“文脉密码”通过艺术之境代代传承，让中华人文之光照亮前行的路。

(作者为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策划总监)